

中國抗戰與國際關係



蘇聯列明著

孫冶方譯

黎明書局出版

32
Lx

中國抗戰與國際關係

蘇聯列明著

孫冶方譯

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初版

黎明書局出版

中國抗戰與國際關係



實價每冊一角五分

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初版

著者 譯者 出版者兼

蘇聯列明
孫冶方
黎明書局

漢口發行所：江漢路聯保里
廣州發行所：惠福東路惠新西街
重慶發行所：柴家巷廿九號

經售處

新民圖書雜誌社
上海雜誌公司
民衆書局
華中圖書公司
北新書局
香港世界書局
全國各大書局

目次

前言

- 一 日本侵畧中國第一階段的國際形勢
- 二 日本侵畧中國與列強利益的矛盾
- 三 列強應付日本侵畧中國的政策
- 四 日本的孤立與中國抗戰前途

前 言

——對於最近國際間幾件重要事件的分析

國際間的關係是錯綜複雜的，是千變萬化的，普迪一篇關於國際形勢的論文，經過一兩個月之後，便失去了牠的時間性，沒有閱讀的價值了。列明的這篇論文登載在蘇聯一九三七年出版的『太平洋』季刊上（三、四期合刊。"The Pacific Ocean" No. 3—4），作者寫這篇文章至少是在三個月以前。然而我們在今天把這篇論文介紹給中國讀者，並不能算是多餘的事情，因為第一作者這篇文章不是分析當前國際間的某一事件，而是說明「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的整個國際形勢的演變經過，所以時間性較長久；第二，作者對於國際關係的某些預測，直到最近才從事實上得到了證實，所以我們在今天來讀這篇論文，非但不覺得牠過時，而且反可以看到作者的「料事如神」。例如作者在這論文中說「法西斯蒂的獨裁為

了德日集團的政策，爲了冒險政策，爲了共同發動新的世界大戰的政策，是要把德國資產階級的某些個別集團的經濟利益（指對華商業利益——譯者）作爲犧牲品的。」這句話在一星期之前，或許會被許多人疑心是作者的國籍或黨派所造成的成見。可是自從國社主義的德國正式宣佈承認「滿洲國」，而且公然表示了牠的「寧願日本勝利」的心願以後，恐怕就是希特勒的中國朋友們也不便再把國社主義的德國當作「與國」看待了吧。

在侵略中國的現階段中，日本的國際環境是日益趨於惡劣了，——這是本文作者列明在分析「九一八」以來，日本對外關係之後，所得到的一般的結論，也是不可否定的事實。但是抗戰增加了人民對於民族前途的關切，引起了廣大的羣衆對於國際時事的密切注意。世界上任何一角發生了任何事變，許多愛國同胞們便會聯想到該事件對於中日雙方的國際環境的影響問題，也即是對於抗戰前途的影響問題。

最近在國際間發生了兩個重要變動。第一便是德國的肅軍以及接着發生的希特勒政府的承認「滿洲國」和德奧關係的緊張。第二，便是英國外相艾登的辭職和英義談判的開始。在這幾件事發生以後，在國內發生了很不同的各種估計。有的人對此表示了失望，有的則表示了忿慨；有的因此而對於抗戰前途發生了不必要悲觀，然而有的則發生了毫無根據的樂觀。我們在這裡對於大家所關心的這幾個問題不得不約略分析一下，看一看這幾件事情的發生是日本的國際環境改善了嗎，抑是仍舊沒有變動那總的趨勢？

國社黨的肅軍工作是法西斯蒂統治者的內部矛盾深刻化的表現，國防軍領袖的撤職，只是把這矛盾的總爆發暫時地壓制了下去而已。希特勒爲要保持這「勝利」，便不得不借助於別種「妙計」。照納粹主義統治的舊例，便祇有找尋新的國外的刺戟，加緊對外侵略，故意造成緊張的國際局勢，以分散人民對國內問題的注意力，並用暴力維持國內的「統一」。撕破凡爾塞條約，恢復軍備，進兵萊茵河

區，退出國聯以及近來年希特勒在國際間鬧的一切拿手好戲都是在這種場合下演出的。承認滿洲國和德奧合併問題的提出，祇是這一連串拿手好戲中的一幕而已。並且如果全世界民主主義勢力不聯合起來幫助德意志人民剷除這野蠻的統治，那麼這樣的好戲一定還有很多將繼續演出的。

在某種意義上說，希特勒的承認「滿洲國」，對於中國的抗戰前途是極有幫助的。因為正如大公報記者所說的一樣：「由此以後，中國外交政策，可迅速予以合理化及簡單化；換言之，中國今後將切實與國際反法西斯各國聯合，以代替仍將與德國合作之希望。」不用說，從此以後，希特勒政府也不能再戴着「友邦」的假面具，替急於想結束戰爭的日本帝國主義者來向中國勸降了。爲了中華民族的前途，這是比什麼都可寶貴的。

其次講到奧國問題。德奧合併，建立大日耳曼帝國，本來是納粹侵略計劃中的重要項目之一。在過去，這計劃之未能實現，除了因於英法的反對以外，義國

的阻擾，的確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如果過分的誇張了德義二侵略國對於奧國問題的衝突，那是有害的。最近有些人希望此次能夠因奧國問題而促進德義的矛盾，以至於整個侵略陣線的瓦解。這是很不實際的一種設想。不錯，德義帝國主義在中歐問題上是有衝突的，但是正如德帝國主義爲了自己的政治野心，寧可犧牲自己的局部的經濟利益一樣，整個侵略陣綫也會因於自己共同的侵略計劃，而暫時緩和內部的衝突的，事實上，目前侵略陣綫各國爲了加緊對民主國家的進攻起見，相互間只有比任何時期都團結得緊密些（當然，並不是已經完全消滅了內部矛盾）。我們不自己努力團結國際間的愛好和平的人士，共同向敵人進攻以爭取最後勝利，而去希望侵略者陣綫的自己崩潰，那是對於抗戰前途極有害的一種等待主義。

最後，關於艾登辭職和英義談判的問題，也有兩種相反的，然而同樣不可靠的意見存在。一種人以爲英國的對義談判，是爲了緩和西歐的局勢以便集中力

量來對付日本，所以這談判是有益於中國抗戰前途的。另一種人以爲英意談判是表示英國對侵略集團的投降，甚至就是表示英國之加入侵略的陣線，這樣，對於中國的抗戰前途當然是一個嚴重打擊。

說英國的對義談判，就是對侵略陣線的投降那是不錯的，但是如果說這就是英國自身之加入侵略陣線，那未免太誇張了一些。這種說法大概是德意日侵略者通過自己的宣傳機關（海通同盟等通訊社）發表出來的自己主觀上的願望而已。侵略陣線的主要目的，便是想用武力來重新分割世界。在這重分割中，大英帝國在世界各部份的利益處處有受到威脅的可能，牠的統治有被完全動搖的可能。如果英國的統治者不是瘋子，那麼決沒有加入侵略陣線的可能。

不過英國的對義談判，至少是表示英國對侵略陣線的妥協，那是不可否認的事實。而且這種妥協也決不同某些人所想像的一樣，僅是對侵略陣線中某些國家的妥協，僅是爲了緩和西歐的局勢以便集中力量對付日本。這妥協是對於整個侵略

陣綫的妥協。英國已經決定同意國開始談判了，但同時也準備着同德日兩國舉行談判。艾登的代理者便是於去年間親自赴柏林訪問希特勒的哈利法克斯。新任英國駐華大使寇爾到中國之後，英國出任調解中日戰爭的傳說又隨之而起。這就是證明張伯倫的政策是極受柏林和東京的歡迎的。事實上，侵略陣綫的「防共公約」固真正任務也就在於互相牽制民主國家的行動。想來英國的統治者還不致對於希特勒黑索里尼害單思病，想拉攏他們來反對日本。所以我們對於最近英國外務大臣的更動，應該保持相當的戒心，而決不能存有任何奢望。

英國的外交政策，至今還是徘徊於和平陣綫的集體安全制和侵略陣綫之間。牠仇視侵略國家劫掠牠在各地的經濟的、政治的和軍事的利益。牠又嫉妬蘇聯的強盛，恐懼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的擴大。所以英國的外交家便想在集體安全制和侵略陣綫之外裁尋第三條出路，即是用擴充自己的軍備的方法，達到以獨自的實力維持自己的利益。

本來，全世界的愛好和平的民族國家能夠一致團結起來，那麼牠們的力量是很足以對付侵略陣綫的。但是因為英國要走上面所說的以自己單獨的實力維持自己利益的第三條路，所以他便處處感覺到自己的力量的單薄，時時刻刻想同侵略者妥協。英國所最希望的當然是能夠使侵略者的鋒芒轉向反蘇聯的方面去，如果萬一不能達到此目的，牠便希望在相當犧牲弱國利益的條件之下，同侵略者訂立暫時的和平，誘惑弱國（如西班牙，中國）繼續向侵略者屈服。算到自己（英國）的實力足夠獨力應付的時候（至少在反侵略陣綫中能夠保持絕對的支配權的時候），再起來同侵略者算賬。不用說，英國的這個計劃是一種夢想，牠比了中國過去的長期抵抗的政策不見得高明多少。

然則，英國這次對侵略陣綫的妥協給與中國抗戰的影響如何呢？我們可以說，這影響的大小完全取決於我們自己。我們可以完全不受到這妥協的影響，也可以因這妥協而使中國抗戰受到了致命重傷。因為根據上面的分析，英國要完全加

入侵略陣線是不可能的。牠只能向侵略陣線妥協，至多也只能勸誘中國向日本投降。可是我們是否接受這種勸誘，這決定權完全操在我們自己手裡了。如果我們接受了這勸誘，那麼中華民族的獨立不用說將就此斷送。反之，我們如果不接受這條條件，而繼續抗戰下去，那麼英國對我們也是無可奈何的。例如，自從抗戰以來，英國對於維持法幣，是出了不少力氣的，英國如果要拆中國抗戰的台，儘可以從這面着手的。法幣一旦被動搖，中國自然會遭受嚴重的金融困難。但是祇要我們的抗戰的決心不變，敵人仍舊無法使我們屈服的。而在英國方面，則不僅將因此而把過去維持中國法幣的心血完全拋棄，受到極大的經濟損失，從此喪失了自己對中國的經濟控制權，並且徒然爲自己的競爭者——日帝國主義——造成了機會。想來英帝國主義者是不會走這條路的。

只有我們自己才能決定自己命運。爲了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我們必需抗戰到底，必需建立革命自主的外交。只有這樣才能從國際政治中的受動者變爲主動

者，才能擺脫外來的一切引誘和束縛，甚至進一步積極的去影響國際政治——促進世界和平陣線的團結。這並不是一種幻想，例如英國而論，張伯倫所主導的對侵略陣線妥協的外交路線，還沒有成爲最後的定局。因於艾登的辭職，已經掀起了全英國以至全世界的抗議。如今英國國內民主份子正在醞釀着改選國會的運動（因爲在這改選中，民主勢力在英國是有取得勝利的希望）。中國的抗戰的堅決動心，和靈活的革命外交，可以促前這運動的勝利，至少也能使張伯倫不敢再進一步的向侵略者妥協。

冶方（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於九龍半島）

(一) 日本侵畧中國第一階段的國際形勢

日本帝國主義者照例總是趁牠的帝國主義競爭者的實力無暇顧及太平洋戰場的時候，來進攻中國。譬如在大戰期間整個世界分裂爲兩個交戰集團以後，日本便佔了山東，而且以二十一條約去束縛中國。又如在一九三一年，利用世界經濟危機的環境，趁世界各主要資本主義政府（主要是美國政府）正在以全力注意經濟危機之克服，而西歐各國正在企圖挑撥反蘇聯戰爭以解決經濟危機的時候，日本便佔領了滿洲。最後，在對華侵畧的現階段中，日本是利用西歐各國正以全力對付德意兩國在西班牙的武裝侵畧和地中海上法西斯蒂海盜事件的時機。日本的侵畧是英法二國所倡導的放縱法西斯蒂侵畧者的政策所促成的。這種放縱法西斯蒂侵畧者的政策，使國際聯盟在戰爭挑撥者面前成了軟弱無能的機關，促成了意阿戰爭所施行的經濟制裁之失敗，更演成了西班牙戰爭中的可耻的「不干

涉」的把戲。不過在這一次，日本帝國主義對於分散太平洋戰場上列強勢力的因素，未免估計得太高了，它沒有估計到近數年來國際環境中所發生的變化。結果，日本在國際關係上所遭遇到的困難，比了牠所預料的要嚴重而複雜得多了。

我們不免要把現在的環境同日本侵略中國的第一階段開始時候的環境（即一九三一年末）相比較一下。試問一九三一年時的環境如何呢？

日本帝國主義由於自己的國內和國外的特徵，在找求擺脫危機的出路的時候，先於其他帝國主義而走上了戰爭的道路，——走上了以戰爭解決危機的道路。在那時候日本進攻中國的環境是很順利的：當時資本主義生產跌到了最低點，使資本主義的內外矛盾極度地尖銳化了起來；西歐的資本主義國家面對着自己國內的危機，同時又面對着蘇聯的史太林主義五年計劃的偉大勝利，於是便拼命想從反蘇聯戰爭的道路上找尋自己的出路。（據一九三〇年的「工業黨」審判案中所發現的陰謀，反蘇聯戰爭的爆發日期，本來就是預定在一九三一年間的）。結果，

在當時形成了那樣的一種局面，使得沒有一個國家對於日本的侵略能給與任何有力的反抗。

雖則在一九三一年，日本的對華侵略亦有可能威脅到不列顛的利益，然而英國不但沒有阻止日本的侵略，並且反而給了牠很多援助。當時英國的這種立場是由於很多因素所促成的。第一，在當時的不列顛外交政策中，反蘇聯的色彩很濃厚。日本帝國主義的佔領了滿洲，在遠東邊境上開辟了一個反蘇聯戰爭的戰場，使蘇聯陷入於東西兩面夾攻的境地——日本帝國主義的這種活動是同不列顛帝國主義的反蘇聯計劃極相符合的。英國以爲日本的侵略將限於滿洲領域以內。而滿洲方面的不列顛的利益是比較不很重要的，並且在英國看來這利益也不至於怎樣的被侵犯。英國希望這侵略將被引導到反蘇聯的方向去。

英國的這種立場也爲恐懼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心理所決定；英帝國主義向來把這運動看做是自己在亞洲方面（首先是印度）的殖民地統治的威脅。英國鼓勵了

日本在中國的侵略，牠把日本看成是能以武力摧殘中國革命運動，而且把不列顛的亞洲領土同這種革命影響相隔絕開來的唯一的國家。

最後，除了上述因素以外，更要加上英美衝突的尖銳化，這種衝突可以在一

九三二年哇太華帝國會議的決定中看出來。由於這原因，所以英國便竭力同日本吊膀子，想拉攏後者來反對美國。以上各種原因合在一起便決定了英國的立場。

這種立場在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二年時，成了對於日本侵略政策的，事實上的，而且是非常積極的援助。英國不僅自己不會抵抗日本，而且打消了當時美國方面所發起的抵抗日本侵略的企圖。例如，美國曾經在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以覺書送與中日雙方，在這覺書中提出了不承認以武力造成的局勢和條約的「史汀生主義」，重新聲明了凱洛公約和九國公約中所規定的中國「門戶開放和機會均等」的政策。美國邀請英國起來附和這個示威舉動，然而英國連對於這種柏拉圖式的示威都不肯加入。英國政府在二月十一日致美國政府的覆文中，說明自己拒絕參加

此示威的理由就是：日本已經答應在滿洲遵守「門戶開放和機會均等」的原則了，所以不必再發表懷疑日本諾言的聲明。當然，英國的回答並不是表示不列顛政界人士真的信任了日本的諾言。這只是表示英國在事實上已經放棄九國公約，並且在這意義上對日本已經做了重大的讓步。這可以從官場對於英國覆文的說明中看出來。「泰晤士報」在解釋不列顛政府拒絕參加的原因的時候，曾經指出：「中國領土的神聖不可侵犯性是一句空話；南京的政權從來沒有普及於全中國；對於中國這樣的『無組織的國家』是不能用通常的尺度來測量的」。「泰晤士報」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一日的社論說：「維持中國行政主權的神聖不可侵犯性，決不是外交部的直接任務，在月前，這種神聖不可侵犯性還不過是一種理想而已。這種神聖不可侵犯性在一九二二年就不曾存在過，而在如今也仍然是沒有存在。自從九國公約簽字以來，中國政府從來沒有把自己的實際政權普及於自己的廣大領域的每一部份」。

英國政府爲了替自己的放棄九國公約的行動辯護，就說中國是「無組織的國家」。牠所提出的這個理由就爲日本所深加贊同，因此在日本給美國的覆文中就完全抄了進去，而且成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一切外交宣傳的根據，以便替自己的侵略行爲作辯護。

英國同樣又堅決的破壞了美國的第二次發動。美國主張九國公約的簽字國，尤其以英美法三國爲主，應該向日本發表一個宣言，說明遵守此條約之必要。史汀生在他的不久前出版的一本著作（註）中曾經詳細說到當時他如何的去找尋英國的外交大臣西門，如何同後者通電話並企圖說服他，使他相信英美一致行動的必要。英國不會肯走這一着，於是又破壞了一次壓迫日本的企圖。

（註） Henry Stimson, *The Far Eastern Crisis*。

至於說到法國，那麼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二年時，還剛才開始轉變牠對於蘇聯和集體安全制的態度；直到後來才跟蘇聯訂結互不侵犯的條約。可是在日本

侵略中國的前一階段的開始時期，法國一些也沒有阻擾日本，在這裡，法國是與英國取一致行動的。在當時，甚至還聽到法國將以借款或其他種形式的援助給與日本的傳說。在當時，法國對於美國的發動決計談不上什麼支持。

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的通牒中，史汀生對於不承認主義做了以下的說明：

「美國政府認為自己有責任同時通知中日雙方下列事件，即美國政府不能允許任何事實形勢之確定為合法。美政府對於兩國政府及其代表所訂立的條約和協定，凡是足以損害到美利堅合眾國及其公民的權利的，連涉及中國的宗主權和行政完整或領土完整之獨立——即有名的「門戶開放」政策所包括的各種權利——的一切條約和協定在內，都不擬加以承認。凡是所採取的手段是違背中日雙方和美國所共同參加的巴黎公約的一切協定和義務的，那麼由此而造成的局勢，不論為條約的形式或協商的形式，美國政府決不預備承認之」。但是不要以為美國的發動是很強硬的；不要以為美國曾經用過有效的手段來制止日本的侵略。美國正忙於應

付國內事件，除了發表宣言擁護「門戶開放」原則外，不會有進一步的動作；並沒有想到經濟制裁的手段；而且在最初一個階段中，甚至是反對國際聯盟派遣李頓調查團的。不過就是這樣用外交壓力來擁護華盛頓條約的原則，——只要不被英國所破壞——對於阻止日本侵略中國的工作也能發生很大的實際意義的。

不過，大家知道，甚至於這是美國的這種極有價值的提議，也由於英國的過失而沒有能夠得到別國響應。預定的英美法三國維持九國公約的聯合行動未曾能夠實現，不過只是發表了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史汀生致參議員寶拉的一封信，在這信裡詳細地發揮了「不承認主義」。這種形式的發揮——致信參議員——明顯地表示出美國的孤立狀況。這種孤立狀態並不是由於過分的決心或是極端的行動所造成的。相反地，這是由於美國對於擁護自己所宣佈的主義不夠堅決和不夠徹底緣故；是由於美國不會利用一切可能以取得國際間的支持緣故，促成美國孤立狀態的最嚴重的因子，便是蘇聯和美國之間的正常關係之缺乏——蘇美間的關

係是到一九三三年才恢復的。

至於說到國際聯盟，那麼因為英法二國在裡面是起有決定作用的（當時蘇聯還沒有加入），所以它的地位在基本上是被這兩個國家的政策所決定的。不過在這裡應該注意到的便是美國對於同國聯合作的問題，在態度上有了非常重要的轉變。美國是沒有加入國際聯盟的國家，而且在這時候以前，總是竭力使自己同國聯相隔離的。如今美國同自己的抵抗日本侵略的企圖相配合着，在戰後歷史上第一次積極地同國聯實行合作，而且找求後者的援助。

史汀生的談判，他的親往日內瓦，美國代表之出席十九國委員會旁聽並獲得發言權，美國代表之參加李頓調查團——這些都是美國準備同國聯合作的外表現象。其實，美國對於國聯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壓力，決定了國聯在遠東糾紛中的一大部份立場。在那一個時期中，國聯的決議往往顯明地受有美國的影響。

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一日的國聯會議，通過了一個類似美國「不承認主義」的決

議，內中宣稱：「凡是侵害國聯會員國的領土神聖和政治獨立，而且違背國聯會章第十條的一切佔領，國聯會員國將不承認爲有效」。接着更說，「國聯會員國必需不承認用違背國聯盟約和巴黎公約的手段所造成的一切現狀和條約或協定」。

○國際聯盟一方面宣傳「不承認」的原則，而同時又推行延宕耽擱的政策，並且避免對於中日衝突作任何具體的決定。直到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國聯行政院才通過了十九國委員會根據調查團的材料所起草的報告。國際聯盟想在侵略者和被侵略者之間，在日本獨佔中國的慾望和其他帝國主義列強的利益之間，找尋一條妥協的道路。國際聯盟的決議，雖然也承認佔領滿洲爲不合法，而且向會員國建議，不論在法律上或事實上都不要承認滿洲國的現存制度；可是在各方面都去迎合日本的要求。例如，決議案中指出，既不能承認滿洲的現存制度，也不應再恢復原來的狀態；在滿洲應該設立一個有廣大自治權的管理機關，並且應該顧到日本一切的特殊「權利」和利益。

差不多在這宣言通過後兩個月，——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七日——日本退出了國際聯盟。大家不要忘記，國聯決議案之通過，差不多是在「滿洲事件」發生後一年半的時候，即是說，在這時候日本的胃口是擴大了，而且已經不以佔領滿洲爲滿足了，牠已經用武力佔領了熱河，察哈爾和中國北部，而在進一步覬覦平津區域。請不要忘記：日本是得到國聯主要會員國（首先是英國）在當時所執行的（而且後來繼續在執行着的）反縱侵畧者的政策所鼓勵的（在「不承認主義」的空頭決議案掩護之下）。

所以，在日本侵略中國的第一個階段中，日本不會在其牠國家方面遇到什麼嚴重的抵抗；美利堅合衆國雖則曾經企圖阻止日本的佔領，可是不會得到其牠資本主義國家的有力支持。

在另一方面，當時的中國是孤立的。一切帝國主義國家是一致反對它的，就是偶然有些限制日本侵略的企圖，也往往祇是爲的想保證各帝國主義國家在「平

等立場」上共同來瓜分中國而已。蘇聯是一向熱烈地同情中華民族的解放鬥爭，而且從各方面來幫助這鬥爭的；然而在「滿洲事件」的初期，中國政府同蘇聯之間連通常的外交關係都沒有的（一九二九年中蘇絕交以後，直到一九三二年才復交）除了這事實以外，造成中國孤立狀態的主要因素便是：對日本佔領者不曾給與有力的抵抗，中國政府對日本佔領者的不抵抗政策，對於國內反日民族解放運動的鎮壓等；——總之，就是全世界面前顯示了中國的弱點，因此造成了侵略者的力量，並且妨碍中國從帝國主義者的爭奪對象而變為國際政治的主體的一切政策。

以上便是日本略侵中國的第一階段的初期的國際形勢。

然則，在一九三七年的情形又如何呢？

(二) 日本侵畧中國與列強利益的矛盾

日本侵略中國的新階段使太平洋上的形勢——尤其是英日間的矛盾和日美間的矛盾——尖銳到了極端。

在前一階段中英國和美國都還以為日本的侵略計劃祇限於佔領滿洲（日本對於自己的帝國主義競爭者曾經給了類似的諾言）；可是如今日本却在佔領整個華北（河北，察哈爾，綏遠，山西，陝西等五省）和京滬區域了。滿洲和華北五省包括中國的四分之一的人口，五分之一的領土，十分之九的鐵礦，二分之一的煤藏和三分之二的鐵道。京滬區域是中國內地揚子江流域的門戶，在這裡集中有外國投資的決定部份和中國整個對外貿易的一半以上。失去了滿洲，失去了華北五省，再失去了京滬區域，那麼中國就不成其為國家了。日本想把華北五省變成爲第二個『滿洲國』這樣的東西。牠這計劃同瓜分中國的其餘部份的計劃是不可分離

的。這是把整個中國完全淪爲日本殖民地的第一步。所以，不管最近日本軍人的軍事戰略的目標如何，現在的問題已經牽涉到中國獨立的存亡問題了。

如果在前一個階段中，日本是單獨出場的，所謂是獨當風波的。可是在如今，不論在英國或是在美國，都已經清楚知道，日本的侵略不是一種孤立無援的行爲，而是日德意三侵略國的集團，爲了重新分配世界而進行的挑撥「大規模戰爭」的整個計劃中的一節。侵略中國的戰爭是執行日本帝國主義的巨大的掠奪綱領並建立日本帝國主義在全亞洲以至於全太平洋的統治的一個階段。這好比德意法西斯蒂武裝侵略者的干涉西班牙，祇是完成德意志的「大號歐羅巴」建立計劃和意大利的「第二羅馬帝國」建立計劃的一個階段而已。法西斯侵略者集團所發動的重新分配世界的戰爭，如果以太平洋戰場而論，那麼除了反對蘇聯以外，首先就是反對英國、美國、法國和荷蘭。香港、印度、澳洲、新西蘭、馬來各州、菲列賓、荷屬東印度和法屬安南等已經感受到日本侵略行動的直接威脅了。不列顛帝國的

殖民地 and 自治領是侵畧集團的最近的目標，也是最肥美的食糧，而且也並不限於亞洲而已。

在前一階段中，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底政策都以一個共同的打算爲根據的。即牠們都認爲日本的侵略將會向反蘇聯的方向進行。促成牠們作如此設想的原因之一，就是蘇聯在遠東方面還不會有充分的軍事實力。然而在目前，大家都明白，情形是完全更改過了。蘇聯的遠東變成了社會主義和蘇聯國防的堅固的百攻不破的要塞。而且大家都理解，蘇聯和日本如果發生戰爭，那麼這戰爭決不是「局部的」戰爭，而是全世界的戰爭。

有些帝國主義國家，更以爲中國的民族統一過程將在日本的砲火下停止的。可是這種設想也是破產了。相反的，在日本刺刀的侵犯之下，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擴大而且發展了。一九三七年的中國已經不是一九三一年的中國。牠給了日本侵略者有力的反抗，而且這反抗將隨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鞏固而增強

起來。在目前，每一個人都明白，如今在中國所進行的已經不是什麼「小規模戰爭」了，也不是什麼「殖民地的征討戰」了；這個前途已經是大規模的拖延時間的長期抗戰了。在這戰爭中，中國的財源是不會枯竭的，而且祇要中國能繼續作戰下去，牠是不會失敗的。今天中國人民的反對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作戰，已把中華民族提到了全部前進人類的最前綫了。中國人民同西班牙人民一樣用自己的血，在保護全世界的進步和民主以及和平的事業。中國是不屈不撓地走向民族統一的道路去，而且能夠剷除自己的前進路上的一切障礙和阻擾。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各國的社會大眾，開始領會到這裡所發生的一切偉大的歷史變動。這些因子都使得這些國家的統治階級，對於對付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不得不採取比較複雜的態度；這尤其是當這粗暴的武力侵略的政策，顯明地遭受破產的時候。以爭取民族獨立和國家機構民主化的鬥爭為基礎的民族統一過程，把中國從國際政治的客體而變成了國際政治的主體。

最後關於領導的資本主義國家（首先是英美二國）的直接經濟利益，再說幾句話，因為這些利益在日本侵略的新階段中已經受到了日本的侵犯。在過去，日本在滿洲的侵略祇是威脅到了英美二國的局部的利益，可是如今是威脅到了英美在中國的整個經濟陣營，威脅到了英美的整個中國市場的喪失。可是，這些列強在中國的經濟利益是非常大的：

外人在中國的投資

1914年		1902年		
在外人投資總額中所佔%	單位百萬元	在外人投資總額中所佔%	單位百萬元	
三七·七	六〇七·五	三三·〇	二六〇·三	英
三·一	四九·三	二·五	一九·七	美
一三·六	二一九·六	〇·一	一·〇	日
一〇·七	一七一·四	一一·六	九一·一	法

1935年 滿洲不在內		1931年	
在外人投資總 額中所佔%	單位百萬元	在外人投資總 額中所佔%	單位百萬元
—	1000	36.7	1189.2
—	200	6.1	196.8
—	500	35.1	1136.9
—	—	5.9	192.4

(註)一九三一年以前的材料根據 Remner, Foreign Investments in China.

的材料。一九三五年是根據美國的遠東經濟調查團的材料。我們並不對於此材料作進一步的研究，我們只是利用它以比較列強的經濟地位。

所以，在外國人的投資當中，英國佔有主要的地位。在一九三一年時，外國投資中有百分之三十七是屬於英國的；可是在一九三五年，英國投資所佔的比重（滿洲不在內）大概是更大了——比日本大兩倍，比美國要大五倍。英國全國的對

外投資總額大概有百分之六是在中國。美國在中國的投資並不多，只佔外人在華投資總額的百分之六，大約佔美國全部對外投資的百分之一。在遠東各國中，美國的投資有七萬萬五千萬到八萬萬元，即是佔美國全部對外投資的百分之六。不過，在遠東方面，美國投資的迅速發展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在一九一二年，美國在遠東的投資共有六千萬萬元，到一九三〇年差不多有十萬萬元，後來在一九三五年時，較一九三〇年減少了二萬萬元到二萬萬五千萬元，這種減少大概同日本的對華侵略是有關聯的。中國在美國對遠東各國的投資中，佔第三位，是在日本和菲濱之後。

各國在中國對外貿易中所佔百分比

1913年		不列顛帝國	美國	日本	德國	法國及法屬安南
入口	出口					
五七	三七					
六	九					
二〇	一六					
五	四					
二	一一					

1936年		1929年	
入口	出口	入口	出口
二一	三一	三五	二九
二〇	二六	一八	一四
一六	一四	二五	二五
一六	六	五	二
四	六	二	六

所以，在中國的對外貿易中，不列顛帝國也是佔最主要的地位，但是如果以大不列顛而論（即英國本國——譯者），那麼在一九三六年時，牠在中國出口中所佔的百分比爲百分之六，即在美日兩國之後佔第三位，在進口方面所佔比重爲百分之十二，即在美日德三國之後佔第四位，同中國的貿易大概只佔整個英國對外貿易的百分之一或二。大不列顛的整個對外貿易有百分之十至十五是在遠東方面（蘇聯除外）。中國領海內的商船噸位有百分之二是英國的。在對外貿易方面，合衆國所佔比重的迅速發展也是很足以使人注意的。在中國的出口貿易中，美國

所佔的百分比從一九一三年的百分之九而增加到了一九三六年的百分之二六；在中國的收入貿易中，美國所佔的百分比從一九一三年的百分之六而增加到了一九三六年的百分之二〇。對中國的貿易大約佔美國出口額的百分之三，佔進口額的百分之四。同整個遠東（即同日本，中國，菲列賓，英屬馬來，荷屬印度，法屬安南，暹羅，蘇聯的遠東）的貿易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五年間佔美國入口的百分之二十四，佔出口百分之十五，（在一九一〇年到一九一四年間佔入口的百分之十一和出口的百分之五）。各國經濟利益在地理上的分配是如此的：英國的經濟利益集中在華中和華南，但是同時在華北方面也有重大的利益；然而美國的利
益則差不多完全是集中在華中的。應該注意到的，就是英國銀行在中國對外貿易方面和工業鐵道等方面的投資是具有領導作用的。

從這裡得出怎樣的結論來呢？

今天日本在中國侵略，首先就觸犯到了英國的利益。巨大的英國投資和不

列強帝國在中國的商業利益有直接被毀滅的危險。由於日本的封鎖中國海岸，由於日本飛機對英國財產之轟炸，英國資本家已經遭受到巨大的損失。這損失總在數千萬金鎊以上。日本人的佔領華北，主要的又是英國利益一個嚴重打擊。同時，日本的侵略在今天就已經打擊到了重大的而且日益增強的美國利益，這尤其是打擊到了美國的商業利益。美國的遠東貿易的比較英國為重要，而且這貿易是不斷的在擴大着，所以中國市場之喪失，對美國更加感到痛苦。

但是在估計列強在中國經濟利益的時候，不能以今天的經濟統計為標準的。足以決定英美對中國的態度的主要的經濟動機就是：具有四萬萬五千萬人口的中國是最偉大的未來的潛在的市場。在目前，日益擴大的生產機構經常地不能全部開工，對外貿易的總額是在減縮下去，而且新的經濟危機是一天復一天的接近起來，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國市場之引起英美兩國的注意，不僅是從今日的觀點出發的，而且是從明日的觀點出發的。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英國總理大臣張伯倫

發表了一篇演說，充滿了關於即將爆發的經濟危機的警告。他在這演說中指出，對於英國可能開闢的新市場主要的就是在中國。他認為只有擴大中國市場才能阻止可能到來的「不景氣」。在張伯倫發表這篇演說的日子，日本人就在蘆溝橋開始了進攻，而這進攻就是展開了日本對華侵畧的新階段。

美國資本主義亦是從這觀點來看中國問題的。美國資本主義把自己看成是最關心於解決中國問題的國家，而且是最被日本的侵畧和掠奪計劃所牽動的國家，史汀生在自己的著作中指出，「滿洲事件」特別牽動到了美國：「我們對於集體信任的關心受到了打擊。這打擊是特別感覺得出的，因為在我們美洲剛剛有騷擾發生」。在另一處更寫道：「從遙遠的歷史前途來看，如果不以數十年為期來估計未來的可能性，而以數世紀為期來估計，那麼很顯然地，美國未來的太平洋關係的重要決定者（即使不是主要的決定者）將是居住於日本各島的彼岸大陸上的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民」。很顯然地，在新的經濟危機即將到臨的威脅之下，中國市場

問題對於美國，其意義比了對於英國，決不會減低而祇有增加。

新階段的日本侵畧，給了某些英國人士的觀念一個有力的打擊；本來這些人以爲在日本監督之下，英國的經濟地位還有保住以至於擴大的可能的。滿洲的日外統治和華北的日本走私等經驗告訴我們：日本人對於自己在外交宣傳中非常漂亮地宣佈的，與其他列強共同「合作」這一句話其價值如何。當然，在英國和美國，個別的資本主義集團，可以受到日本人在中國所盡的管家人的作用所誘惑的，同樣也有若干資本主義集團，牠們利於同日本發生經濟聯繫（譬如美國同日本的貿易比美國同中國的貿易大過二三倍，美國在日本的投資亦比美國在中國的投資大二三倍；英國的對日輸出少於對華輸出，可是從日本輸入的數額却多過於從中國輸入的數額）因此亦就發生了與這一類集團相適應的外交趨勢。但是從大的經濟利益和未來的前途看來，日本的市場當然比不上中國市場。英美兩國的統治者對於這一點是不會不知道的，更何況這些國家在中國的經濟利益是同遠東方面整個經

濟的政治的和軍事的利益的總和，不可分離地聯繫在一起的，也就是同整個太平洋問題聯在一起的。

(三) 列強應付日本侵畧中國的政策

以上所列舉的因素，都是表明太平洋衝突的發展已經到了一個新階段。自然，日本從英國方面獲得援助的可能性已經失去了；因爲在這新的階段中，日本的侵畧已經直接威脅到不列顛的利益了。於是就發生了最近三四年來英國遠東政策中的一切變化：例如以羅斯爲首的中國經濟考察團的作用，對於中國幣制改革的財政援助，供給債款以從事鐵道建築，並開發在戰畧上極爲重要的海南島，參與中國陸空軍的軍備擴充工作，不列顛帝國在太平洋戰場的加緊的軍事設施等等。日本對中國的新的進攻和日本空軍對中國平民的野蠻的轟炸，引起了全英國的抗議。抵制日貨以及對日實施經濟制裁的運動正在進行着；參加這運動的有英國社會上的各方面的人士，而且並不是限於在野黨而已。一九三七年十月四日的工黨臨時大會上通過了一個決議案要求對日本實施經濟的和財政的封鎖。但是在英國

政府方面，仍舊不顧輿論的要求繼續執行着非常謹慎的政策。對日妥協的趨勢在英國外交路線中多少還有些反映出來。根據報紙的傳聞，這種妥協的具體辦法便是：英國同意讓日本在滿洲和華北自由活動；這種同意的交換條件便是日本需要担保英國在華中華南的利益。

保守的英國資產階級的反蘇聯傾向和階級動機——對中國的民族革命運動的恐懼心——也常有發現。英國政府相當堅決地反對對日本施行經濟制裁和經濟封鎖。在一九三七年十月份的保守黨臨時大會上，工黨的決議案（關於對日本施行經濟財政制裁問題的決議案）引起了激烈的反對。保守黨人的藉口就是說：「工黨將把英國牽入戰爭旋渦中去了」。一九三七年十月七日調整國防大臣湯麥斯·般斯蓋潑在自己的演說中亦反對經濟制裁，主張「保持冷靜」，而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七日總理大臣張伯倫在衆議院演說中，講到當前的華盛頓九國公約簽字國會議的任務的時候，曾經聲明「如果以關於經濟制裁和應用武力的談話來開始會議

的工作，那是不聰明的。」他說首先應該「爭取問題的和平解決」，不要以「尚未發生的假設的情勢」來分散注意力。他們反對制裁的理由是什麼呢？

(一) 制裁便帶有戰爭的冒險，可是英國對於戰爭還沒有準備好，因為牠（英國）的軍備擴充計劃還沒有完成，牠在太平洋上的作戰可能性還不充分。

(二) 英國不能從其他國家得到援助，尤其不能從美國和法國方面得到援助，法國自己的實力不能離開歐洲。

(三) 阿比西尼亞的經驗表示出了制裁之無效。

這些以「希望即思想的父親」這一原則為根據的，理由都是用來為英國的對日拉攏、等待、妥協等政策作辯護的。關於這些理由的錯誤，留待後面來說。值得注意的是在英國的自治領，如像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坎拿大等地方，雖則日本侵略的威脅，可以說是現實地感覺得到的，可是這裡的當局方面也有極端謹慎和主張等待的趨勢。這一種趨勢主要是倫敦方面對侵略者的恐懼心理和倫敦方面對

自治領的指使所促成的；雖則在一九三七年的帝國會議上已經表示出，自治領是預備以全力支持英國去保護歐洲和遠東方面的「生存線」的。但是無論如何，我們不能不指出把如今與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二年相較，在英國的遠東政策中，已經發生了極大的變動，而這些變動在日本侵略中國的新階段中，是極端不利於日本的。

十月五日羅斯福在芝加哥發表的演說，表示出美國遠東政策的新趨勢。在這演說中激烈地反對一般的侵略行爲，而尤其是反對日本的侵略行爲。羅斯福曾經直捷指出「現在的恐怖行爲和國際間無法紀的狀態」，是幾年以前開端的，即是從日本侵略滿洲的時候開始的。不過，在羅斯福的演說中，新穎的地方並不在於他譴責了侵略者，這在他和國務卿霍爾的前幾次演說中就有過了。羅斯福的演詞中，不僅譴責了侵略者，而且——這是最重要的——更號召大家採取具體行動，一致的反抗侵略者，並且對於擾亂世界上百分之九十的居民的和平自由，和安全的百分之十的人口建立檢疫制度。（羅斯福的用語）：「當疫病蔓延起來的時候，社會

上便訂立一種協定，並且對於病人建立一種檢疫制度，以預防全社會被傳染。戰爭

——不論正式宣戰與否——也是一種疫病」。羅斯福在自己的演詞中同樣也更進一步放棄了美國的中立政策。他直捷宣佈說，中立不足以使美國免除戰爭；如果戰爭在世界的別一角爆發了，那麼「希望誰亦不要幻想美國還能夠避免這戰爭，而西半球還能夠不受到襲擊，並且還能夠安靜地和平地享受文明的福利和道德」。

在羅斯福的演說發表之後，接着便發表了美國國務院的正式聲明。在這聲明中把日本宣佈爲侵畧者和條約破壞者，——這在戰後的美國外交實踐中還是第一次。在這聲明發表以前，美國派遣代表參加了國聯之下的解決中日糾紛的二十三次。在這聲明發表以前，美國派遣代表參加了國聯之下的解決中日糾紛的二十三次。在現階段上，國委員會，而且發起召集華盛頓條約簽字國的會議。毫無疑義地，在美國的社會輿論感覺到美國的和平和安全，所感受到的威脅是從採取一致行動的整個侵畧陣綫所發出的威脅。西班牙的德意武裝干涉和地中海的海盜行爲同日本的對華侵畧有顯然的內部聯繫存在，法西斯蒂的「蓋史太保」（國社黨秘密警察）所

雇的美國代理人的破壞行動，同日本在美國的間諜和破壞工作者之間也有內部的聯繫；——這些事實都是極其鮮明地象徵着侵略者集團給與美國的威脅。法國的陸軍機關報“*France Militaire*”寫道：「美國在不遠的將來會感覺到自己是在德日兩國共同向巴拿馬進攻的威脅下。」當然，遠東的事件是特別的侵犯了美國的利益：「自從約翰·海和門戶開放以後，（甚至在這時候以前），美國在遠東的傳統政策是以下面一個前提為根據的，這前提就是：美國在這一區域中的利益——不論是現存的抑是潛在的——是那樣的重要，以至於爲了維持和保護這利益，值得採取積極的外交手段；在必要時甚至值得採取積極的軍事行動」（註）。

(註) “*Far Eastern Survey*”, 29.7.1937.

在日本侵略行動的新階段中，問題不僅在於「保護美國在遠東的利益」，而且更在於保護美國本身的安全了（美國在現階段內無疑是願意保持和平的）。美國社會上逐漸有更多的人了解到，中立法這一個破爛的圍屏是擋不住戰爭的威脅的。

尤其在適應到太平洋戰場上來的時候，對於日本侵畧中國的戰爭，甚至就是中立法上的那個有名的保留條文——依照『付現購貨』的原則，可以從事於軍事原料的貿易——都是不利於中國的。大概就是因爲這緣故，所以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四日，羅斯福只是下令禁止某部份軍火運往中日兩國，但是沒有完全實施中立法，雖則中立派對此是堅決要求的。部份的禁止軍火出口同樣亦不利於中國，因此引起了中國政府的抗議。

在這裡，順便指出：美國是日本最大的軍事原料的供給者。在一九三二年，輸到日本去的軍事原料有二百八十萬金元，可是在一九三六年便輸往一千五百萬金元而在一九三七年五個月中便有二千二百萬（主要是鋼和鐵）在一九三六年日本在美國購買飛機一百萬元，中國在美國購買的軍需品——主要是飛機——在一九三七年有八百萬金元。（見“New York Times” 5.9.1937）孤立主義者和集體安全的反對者在擁護自己的中立主張時，除了其他許多『非戰主義的』理由以外，更指

出：中立法的實施，給與中國的影響並沒有給與日本的那樣大。但是顯然地，中國比日本更需要努力改進自己的軍事技術。所以，如果對於侵略者不樹立一種特殊的對付辦法，那麼中立法的實施，在結局是有助於日本的。

遠東的和平和安全，不是用中立法的途徑可以建立的，而是要用反侵略的集體安全制的途徑來建立的。所以羅斯福的演詞證明了美國外交政策上的重大變動。皮相的觀察者不在具體的經濟政治因子的相互關係中來分析，而從事於外交概念的空洞遊戲；他們把一九三二年以後（即英國拒絕採取共同行動之後）的美國外交政策，看作是放棄遠東的政策。這些人說美國把遠東撇開了，讓菲律賓自己去決定自己的命運了……。然而在事實上，絕對不是這麼一回事。雖則在某一份社會人士之間，孤立的趨勢是增加了，然而美國還是加強了自己在太平洋上的活動，這有以下事實足為證明：同蘇聯確立邦交，同中國訂立白銀協定，參加中國的整頓軍備工作，開辦橫跨太平洋的偉大的航空線（舊金山——火奴魯魯——

瓦克島——關島——馬尼刺——香港——澳門之線以及預定中的舊金山——火奴魯魯——新西蘭一線），參加中國的航空鐵路建設，強烈地反對日本關於海軍比率的要求，最後便是羅斯福所推行的擴充海陸空軍的大計劃。

日本對華侵略的新階段，使日美間的矛盾尖銳到了極度。在美國也提出了對日實施經濟制裁的問題。一九三七年十月中旬，在美國勞動協會的臨時代表大會上，通過了一個決議案，要求對日實行經濟封鎖。根據報紙的消息，有關係的政府機關已經非正式地研究過經濟制裁的可能性問題。關於美國國內的反日情緒及集體安全制的影響的擴大，可以把輿論研究所的統計材料，作為說明。在十月初，該研究所的六百名調查員所訪問過的無數人民中有百分之五十九贊助中國，百分之二贊助日本和百分之四十的人主張中立。贊成對日抵制的有百分之三十七。可是在六個星期之前，還有百分之五十五的被訪問者是主張中立的。

當然，我們不能太輕視了孤立派的力量，他們如今正在向羅斯福的演說下總

攻擊呢。同時，我們也不能把這演講的實踐意義估計得太高了。不過，有一點是無可懷疑的：在美國的外交政策中已經發生了變動（這是蘇聯和平政策的影響日益擴大的反映，也是蘇聯的和平不可分割和集體安全制的綱領得到國際間公認的反映）；這變動增加了全世界上和平擁護者的力量，並且表明出日本關於美國將採取消極行動的打算是弄錯了。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外交賭博中，這打算本來是一種重要的本錢。

日本侵畧主義者，和他們的歐洲方面的同盟者，企圖把法國從太平洋的國際政治因素中拉開來。他們估計法國因為忙於應付歐洲事件，而且經常在法西斯蒂的德意志威脅之下，沒有空暇顧及遠東的事情的。可是他們這種估計又失算了。大家知道，法國在太平洋方面擁有不少利益，而且日本對中國的新的侵畧行動，日本佔領者的侵犯海南島，對於中國南海的侵畧計劃，對中國南部各大城市的轟炸，——這些事實都使得日本的侵畧地帶，直接接近於法國的利益範圍，尤其是

直接要接觸到安南了。今年八月間，法國銀行給了中國一大筆信用借款，以發展中法商業。這當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不用說，在法國的外交界，也有不少人主張對遠東問題採取不干涉政策，反對法國在遠東採取積極行動，甚至也反對英國在這方面採取積極行動；這些人認為遠東事件可以分散英國對西歐的注意力，因而在德國對法實行襲擊的時候，使法國減少了一個同盟者。但是，如果法國是願意保持和平的，那麼爲了牠的真實的利益，就應該對於任何地方所發生的侵略行爲，都給與集體的打擊。如果法國能夠逐漸領略到：在這一區域對侵略者做了讓步，也就是使另一區域的侵略者增加了自己的勢力，同時如果在歐洲方面的外交路線，能夠更堅決而且直捷地走向集體安全制的路上來，那麼法國的意義和威信，不僅在歐洲方面，而且在遠東方面也要擴大起來的。總之，英國的政府要人是在推諉說，英國不能採取積極行動以反對日本的侵略，因爲牠得不到美法雙方面的支持；同樣美國的孤立派也說，美國也不

能採取積極行動。因為美國不能取得英法的支持——其實這都是互相推諉的說法。毫無疑義地，因為法國是比較需要集體安全制的一個國家，所以牠是鞏固遠東和平的一個潛在的重要因素。

既然日本的侵略行動，在牠的新階段中是直接的威脅到了美國和不列顛帝國，那麼英美接近和英美合作的趨勢，自然是增強起來了。雖則有許多最重大的世界矛盾，分裂了這兩個資本主義強國，可是上面所說的英美合作的趨勢，是逐漸更明確地表現出來了。在一方面成爲世界和平的有力支持者的蘇聯是在發達和鞏固起來，在另一方面是成立了企圖重新分割世界的法西斯蒂侵略者的三角同盟（這個重新分割世界的計劃，首先就要侵犯到蘇聯、不列顛帝國、法國和美國）——這事實就決定了國際舞台上實力的更動和重新結合。一方面有侵略國集團存在，在另一方面，有因於各種不同的原因，而都願意保持現狀和維持和平的國家存在——外交戰的基本的分界，就是沿着這條路線劃分開來的英美合作的趨勢，

表現在最近的不少事實中，這就是：緩和金鎊和美金的相互鬥爭的貨幣協定，關於取得造艦計劃的一致，和共同抵抗日本的海軍比率要求的海軍協定，經濟談判（其中有一部份是牽涉到英國相當放棄哇太華會議的優先關稅制問題的），航空合作，和太平洋上英美航空線的銜接等等。菲律賓的獨立，在某種限度內是把抵禦日本侵略行動的菲律賓防禦問題，從單純的美國問題，而變成了英美兩國的共同問題。所以菲律賓的獨立，決不能解釋為美國之退出西太平洋，而是英美兩國在這一方面，謀取相當合作的一種步驟。據外國報紙的報告，在英美兩國之間，關於在遠東方面如何進行合作的具體問題，已經進行過談判；據“Nation”雜誌的報道，因於有發生對日經濟制裁的可帶能前途，在美國政界已經鄭重地討論過論英美艦隊合作的問題。又據“Nation”的報道，美國海軍部認為英美兩國海軍的共同力量，憑藉這兩個國家在太平洋上的根據地，有可能對日本施行封鎖。不管此種英美合作的前提，已經成熟到了什麼程度，在美國方面，大家的確已經了解到，

今朝侵略者直接對付英法二國的威脅，到明朝不免就要輪到美國身上來的。賴蒙特鼻逸爾在英國皇家國際研究所關於「英美能否接近」的問題做了一個報告。在這報告中說：

「逐漸有更廣大的美國人似乎已經深信到，如果法西斯帝國国家和日本能夠在歐洲和東方建立起自己的統治，那歷這些國家不免又要把自己的目光移向西半球——即拉丁美洲、加勒比安海、甚至坎拿大——去了，這樣就要侵犯到美國的切身利益了。從這觀點看來，不列顛帝國（法國較次）是北美的第一道防線，如果這一道防線被衝破了，那麼如今那些祇是抽象地反對戰爭的美國人，將把要求美國參戰當作自衛手段看待了」（註）。

（註），"International Affairs" N.I., 1937

當然要使英美合作有利於和平，還得使這種合作是建立在各國集體安全制的原則上的，如果這合作是建立在某些反動的英國政治家所提出的原則上的，那麼

這合作還是無補於和平事業的。不過，祇要有英美合作的趨勢存在，也就足以證明太平洋強國的日本的孤立程度了。

(四)日本的孤立與中國抗戰前途

日本的外交宣傳企圖掩飾日本孤立的事實，而把最近期間日本對華侵畧期內所成立的德日和義日的「親善」作爲證明。日本天皇因於這次柏林方面對日本皇弟秩父宮舉行了熱烈的歡迎，所以打了一個謝電給希特勒。據東京報紙消息，在德日商行之間，關於以德國機械供應日本軍事工業的事情又有許多新的巨額交易成立。據同一報紙消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已經決定召回中國軍隊中的航空軍事顧問。日本的大臣們向墨索里尼表示過謝意，因爲後者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六日，在「Popolo d' Italia」發表了一篇論文，對日本的侵略行爲表示過同情，而且曾經稱這種侵略是「自衛手段」。日本軍人的獸行和野蠻以及日本外交界之厚顏無耻（例如稱中國爲……「侵略者」，引起了全世界的厭惡和忿慨；可是得到了法西斯蒂的海盜和外交家的贊賞。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六日，德日意三國之間，在羅馬訂立了「三國防共公約」。的確法西斯蒂的德國和法西斯蒂的意大利，不僅在口頭上幫助

日本的侵略行爲，而且在事實上幫助了牠；如像日本軍人之幫助德意對西班牙的侵略一樣。對於這一點是沒有人會懷疑的。在中國的侵略行爲和在西班牙的武裝干涉——這是日德條約和德意條約實際應用，是侵略者的三角同盟的實際行動。

然而恰正就是在這個實際行動中，侵略者的「軸心」就發現了自己的一切內部的裂痕、矛盾、和弱點。此中的實例之一，便是日德的合作使德國資本在中國的經濟利益受到了打擊；而德國在中國的經濟利益是相當重大的。不錯，一九三一年德國在中國的投資要比一九一四年少三倍，只有八千七百萬元，可是德國在中國對外貿易中所佔的比重是要比世界大戰前高出許多，尤其德國在中國進口中所佔比重是要比戰前增加三倍有餘。德國在中國對外貿易中，在美日兩國之後，佔到第三位，近年來，德國的資本也想侵入中國的鐵道建設、航空事業和軍事工業中去。過去，在一九三六年夏秋季之間，據外國報紙上的消息，中德兩國對於中國原料和德國製造品之交換，曾經成立過一萬萬中國銀元的大交易。在一九三六

年底，德國的奧督·伏爾甫和汎林尼脫·史帶威克這兩家商行，曾經同中國訂結了四千萬華幣的鐵道建設借款的條約，在新階段中的日德「親善」使德國的某幾個資本集團在中國的利益感受到了威脅，同樣，他們想深入中國市場（未來的潛力最大的市場）的打算也遭受到了威脅。因於這關係，或者更因於德國資本家之間，對於援助日本侵略的外交政策有反對派存在的緣故，所以在外國報紙中流傳着一種消息，說法西斯蒂的德國對於日本侵略中國的行動是保持否定的態度的。有人指出，德國所感興趣的祇是日本侵略行動中的反蘇聯傾向，因於日本之深入中國，德國非常擔憂日本對於蘇聯遠東邊境的壓力將削弱了。然而在事實上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法西斯蒂的獨裁爲了德日集團的政策，爲了冒險政策，爲了共同發動新的世界大戰的政策，是把德國資產階級的某些個別集團的經濟利益作爲犧牲品了。『*Neue Züricher Zeitung*』對於德意兩國的態度曾經作如下估計：

「到現今爲止，德國和意國都是故意替日本對中國的攻擊，替日本的戰爭方

法，找尋——而且已經找尋到了——各種各樣的辯護理由，這理由或者就是廣泛無限的反「赤」鬪爭的概念，或者簡直就是主張強權，以日本的贖武國家對於積弱的中國的勝利來確定純粹暴力的原則。這樣也就可以鞏固法西斯蒂的和國社主義的侵略思想，就可以用歷史的實例來證實這些思想，因此也就可以影響到歐洲事變的發展。而且太平洋上的繼續不斷的，日益發展的緊張狀態，差不多可以把大不列顛的全部軍事實力束縛在東亞洋面上，這樣就可以替意大利在地中海上造成了種種有利的條件，替德國也造成了自由行動的機會，使後者可以為自己的特殊利益而活動』（註）。

（註）“Neue Züricher Zeitung,” 7. X. 1937.

德國對於遠東事件的論調，對於羅斯福演說的激烈批評，以及其他等等都是十分明確地說明了德意法西斯主義對於日本侵略行為的援助，以及歐洲的戰爭挑撥者的打算。上面所引的對於日本侵略行為的趨向的估計也是沒有根據的，德國和

意國的法西主義，所以支持日本在中國的冒險行動，正因為這冒險行動是挑撥世界大戰和反蘇聯戰爭的一部份工作。法西斯蒂的報紙把日本佔領華北五省，看作是將來反蘇聯戰爭時的後方的必要保證。關於這一點，日本的軍人對於自己的歐洲的同盟，者曾經給了相當的諾言的，例如日本軍人的一個代表在同“Manchester Guardian”報的駐東京訪員的談話中曾經說過……

「因於華北政治機構的變動和親善的蒙古自治國的可能出現，我們的對蘇作戰的左翼是大大地增強了，——這也是極重要的事情」(註)。

(註) “Manchester Guardian” 28. IX. 1937.

德國的報紙高興地報告着一則新聞，據說在對華作戰的掩護之下，日本差不多把自己的陸軍完全開拔在亞洲大陸方面了。據說日本的大批的，而且是最精銳的軍隊，恰正是安排在滿洲方面的，即安排在蘇聯邊境方面的。日本軍人所打算的閃電般的迅速短促的戰爭是沒有成功，中國人民是聯合起來同日本佔領者作殊死

戰了，——這些事實當然打破了德日雙方的預定計劃，引起兩方面的極大恐慌，加深了侵略者集團中的內部矛盾和弱點。

毫無疑義地，日本有歐洲方面的法西斯蒂侵略者可以作為朋友，然而這還是不足以否定日本處於外交孤立狀態中的事實。在資本主義世界的最主要的強國之間，日本是孤立的，然而只有這些國家才能給日本以必要的財政的、經濟的和其種種必要的援助。法西斯蒂的德國和法西斯蒂的意國是軍事原料極感貧乏的國家，這兩個國家在準備戰爭和進行戰爭的當中，消耗了自己的一切財源。所以這兩個國家，不能對日本供給怎樣有力的財政經濟援助。地理上的隔離使得軍事技術上的合作也很困難，至於直接的出兵援助更談不上了。同樣，德意兩國在太平洋戰場上也沒有任何海軍或空軍的根據地，足以供給日本利用。德意所能給與日本的唯一援助，就是在世界上不同的地域，共同挑撥戰爭。這一個事實——世界各地的戰爭發動者之間的不可分離相互聯繫——正足以警告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

：戰爭的危險是如何重大，而蘇聯所提出的和平「不可分割」的綱領，又是如何的正確；這樣亦就是加強了日本的外交孤立。

日本在太平洋上的戰略地位，也是大大的改觀了。第一，如同以上所指出的那樣，從蘇聯國防的觀點來看，牠的極東方面的情形是根本改變過了。『Foreign Affairs』載道……

「蘇維埃俄羅斯以一等軍事強國的姿態，重新出現於太平洋上，在華盛頓會議的時候，牠還沒有被其他列強所承認，牠不是這會議的參加者，牠也沒有簽訂華盛頓條約。但是從一九三一年起，蘇聯就在遠東建立了最強大的軍隊。牠建立了世界上最強大的空軍……而且這些成就都是以最驚人的工業的進步為基礎的。同時工業化的進步也不僅存在於歐洲部份的俄羅斯，而且也存在於蘇聯的遠東。換句話說，如今俄羅斯是以武裝齊備的姿態，完全回到太平洋上來了。除此以外，俄羅斯更擁有廣大的工業富源，如今日本比任何時期更應該把蘇聯當作太平

洋舞台上的因素看待」(註)。

(註) "Foreign Affairs" No. 1 1937

第二，在這裡必需指出英國武裝的迅速發展，以及澳洲·新西蘭和坎拿大的武裝的迅速發展。新加坡軍港之完工，投放大批資本以擴大並鞏固香港，並且企圖把香港變為新加坡第二，在澳洲和新西蘭以及太平洋上其他的不列顛領土上建立許多新的根據地，最後就是在英國積極參與之下進行的荷屬東印度的防禦力之增加——這些都是以證明英國地位之增強以及牠對於防禦日本侵略行爲的重大準備。包括一百艘軍艦——內中有五艘戰鬪艦——的英國太平洋大艦隊的建造計劃，將要更激烈地改變勢力的對比，而這改變是大不利於日本的。

第三，必需指出美國的大規模擴充軍備。在建造中的軍艦有一百艘以上；而且美國大概不願意放棄對日本艦隊維持五與三的比例（英國也是如是，在英國，建造中的軍艦有一百四十八艘）。在最近期內，把某種空軍建造計劃完成之後；

美國的空軍將有第一線的飛機四千二百架。因於日本之破壞華盛頓條件，美國已經開始鞏固阿留地安群島、關島、和菲列賓根據地的防禦。

第四，使日本的戰略地位惡化的重要因素，（誠如德國報紙所指出的一樣），還有預定中的，而且局部地已經實現的，美英荷三國在南海區域中以及一般太平洋戰場上的合作。

在這裡，對於經濟制裁問題也稍稍說幾句。反對經濟制裁的人（尤其是在英國）特別強調的理由，便是說遠東方面的戰略形勢是極不順利的，或是說，如果日本以戰爭回答制裁的時候，英國沒有充分的力量足以防禦日本。從上面所敘述過的形勢中，我們可以看出，這些理由都是非常勉強的。不論在軍事方面，抑是財政經濟的富源方面，英美兩國對日本佔有決定的優勢；所以連那些發了狂的日本軍人，都不敢向英美雙方同時挑釁。

至於說到經濟制裁的效力問題，那麼把阿比西尼亞作前例，或是說日本根據

阿比西尼亞事件的經驗，已經充分地預備好了對付制裁危險的手段等說法都是不值批評的。阿比西尼亞的經驗是不足為憑的，因為對付意大利的制裁在實施的時候是缺乏自信而且並不澈底的（尤其沒有實施有效的煤油制裁），同樣也因為戰爭出乎意外地太短促了。制裁是給了意國很大影響的。如果軍事行動能夠繼續下去的話，制裁是能夠起應盡的作用的。關於這些我們在意軍總司令巴獨里奧的書裡面就可以看得出來的。在這本書裡，他敘述着墨索里尼是如何熱狂般催促他，又如何制裁未生效力之前企圖迅速終結阿比西尼亞戰爭。日本在中國的戰爭是一個長期的拖延時間的戰爭，關於這一點是任何誰也沒有懷疑的。充分澈底地執行的制裁，更由於日本經濟的獨特的特殊性，可以非常有力地影響到日本。大家知道，日本的財源是非常貧乏的。日本沒有充分的軍事原料；尤其是煤油、棉花、鐵、錫、鎳、水銀、樹膠、羊毛、鐵礬土、銻、鉬、鈳、鋅、鉛和其他許多重要物質，主要是依賴入口貨的。祇要有三個國度——英、美、荷屬東印度——能夠

實施對日制裁，就可以給日本嚴重的打擊。這三個國度佔日本輸入品總額三分之一以上，和輸出總額的三分之二左右。日本從這三個國度，差不多輸入百分之九十的煤油，百分之八十五的棉花，百分之七十的樹膠，百分之七十五的磷酸鹽，百分之一百的羊毛，百分之七十的鉛，百分之八十五的鋅，百分之七十五的錫，百分之七十的鐵，百分之八十的鋁和其他等等，這三個國度佔日本三分之二的出口貨，所以這三個國度如果不購進日本貨，那麼這損失是不可彌補的，而且將使日本失去了購買原料軍火及在國外市場上活動所必需的財源。這怪不得日本對於實施經濟制裁的可能性的爭辯是那麼提心吊膽地注意着。而對於國外的對日抵制運動，又是那樣痛苦地反應着。

我們在一方面，指出了在對華侵畧的新階段上，日本外交形勢和作戰形勢的無疑的惡化，在另一方面，不能不指出中國外交形勢比較日本侵畧的前一時期中的改善。中國外交形勢改善的最重要的因素，便是對於蘇聯的親善和一九三七年

八月二十一日，即在日本侵略最瘋狂的期間，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的簽訂。這一個互不侵犯條約是以維持和平和保證集體安全制的原則為基礎的；牠顯示出蘇聯各民族對於爭取自身獨立的偉大的中國人民的友誼的同情。

中國人民爲了爭取自己的獨立和反對新的世界大戰的一個主要發動者而鬥爭。正因如此，所以中國人民不祇是爲了自己的事業而鬥爭，而且也爲了全體進步人類的事業，爲了民主和平而鬥爭。這保證了各國的勞動大眾和全世界上的和平友人的援助。

至於說到關心和平的各列強對中國的態度，我們在上而對於這些列強的態度的分析中，指出了近年來各該列強的遠東政策中所發生的許多重要變動，這些變動，無論如何不是有利於日本的。

但是，雖則日本侵略行爲的新階段對這些列強造成了嚴重的直接的威脅，然而同侵略者拉攏的政策，仍舊繼續存在着。這政策首先是英國推行的。英國想以

犧牲中國來促成對日本的妥協。一九三七年十月三日開幕的華盛頓九國公約簽字國的不魯塞爾會議，顯明地表示出這政策已經走到絕路上去了，因於蘇聯之參與使這會議沒有變成侵略者的工具，沒有變成掩護日本侵畧行動的屏障。這會議駁斥了日本破壞九國公約的行爲和日本在中國的劫掠，這會議否定了日本軍人的可笑論據；這論據就是說：九國公約已經不能成立了，因爲這公約已經……被日本的刺刀撕碎了。日本之拒絕參加會議也就是象徵着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孤立。不過，等到提起制裁侵畧者的具體辦法的時候，資本主義列強却又覺得還是不聲不響地結束了這會議吧。只有蘇聯一國表示了明確的鮮明的反抗侵畧者和擁護中國民族的態度，而且更聲明道，凡是足以促成關心遠東和平的各列強的一致有效行動的任何具體建議，蘇聯都願意給與支持。

日本的侵略者夢想着依照西班牙的前例，在中國重演「不干涉」的滑稽劇，即是夢想着照西班牙的前例，以封鎖中國人民來代替對日經濟封鎖。爲了全體和平

的利益（這事情如今有極重要的部份要在中國求得解決），要使得中國不再重複「不干涉」的把戲，而且要使得中國人民在爲了自己的公正的事業，爲了自己的獨立而鬥爭，從事反對侵略和戰爭的黑暗勢力的時候，應該給他們（中國人民）全部支持和同情。

中國軍隊反對日本佔領者的四個月作戰的事實告訴大家，日本帝國主義者雖則以巨大的兵力和機械軍器開進了中國北部，可是將要遭受到緊張的抵抗。由於親日份子的出賣和反叛，日本軍人佔領了重要的戰術的和經濟的中心，可是也遭受了重大的失敗，這主要是八路軍賜給他們的。遊擊隊在日軍佔領的後方發動了大規模的活動。八路軍俘虜了數千日本士兵和軍官，這證明中國軍隊在軍紀和政治覺悟方面，遠勝於日本軍隊之上，這對於中國抗戰前途是具有重大意義的。